

人缝里走马长安

□张堃



这座城的所有记忆精华属于大唐，所以我更倾向于叫它长安。

它不需要仅以“西”来强调它的方位，它更需要以“长”来凸显它的悠久，它在历史长河中的穿透。这座城总是让我莫名其妙想起李白、白居易、杜甫、杨玉环、武则天，甚至还有那个大胖子安禄山，不管他们是张狂还是沉郁，他们都鲜活地存在过，也都鲜明地为这座城贡献了属于自己的颜色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，数千年罕见雷同。

在人缝里穿行，在鼎沸的城市中走马观花，只能偶尔于瞬间感受这座城特有的

气息。

白天，这座城市相当喧闹，特别是钟鼓楼附近的回民小吃一条街，容纳着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地的各色人等。

类似吵架一般的叫卖声、吆喝声掺杂在喧腾的人声中。大块的肉，垒得小山一样的饼，给枣子起“狗头”的名，入眼入耳处皆是一派赤裸裸的豪爽劲。千米长的街巷给我的感觉就是一只狭长的热气腾腾的羊肉汤鼎，翻滚着膻味十足的新鲜热辣。如果需要背景音乐，秦腔再合适不过了，高亢激越里的婉转，原始野性的抒发，和整条街那种蓬勃的气息不谋而合。

这是现实的畅快，也是活的劲道。

而夜，则是长安魂魄的复活。

城墙围起一方安详，长安宛若赤子酣睡在母体之中。唯有魂魄飘荡在城市上空。

尽管黄金周的长安夜灯光灿烂如白昼，但是它却总是给我种种诡异的联想。

好像总是能似有若无地听见谁在城墙之上吹埙。埙的哀婉，道尽凄凉。只有埙，取自陶土，接近地气，从它浑圆饱满的肚子里吐露的悠远哀伤，方能承载这个城市厚重的悲凉。一个埋葬着秦始皇、武则天这样的千古帝王，这个地方无法不悲凉，那些官场的冤、官闾的怨、人间的恨，天上地下的撕扯、演绎、延伸、发酵，这个城市的面目阔大苍凉起来，呈现出历史的

青灰色。

也许是多年前看了李碧华的《秦俑》留下了后遗症，眼前的喧嚣时常会像蒙太奇镜头一样化作背景退去，我似乎总能听见秦俑破俑而出的声音，那是一种坚硬外壳破碎、裂开的声音，柔软的秦俑抖落千年风尘，要来寻找什么，究竟是什么，他自己也不知道。尘封太久，他无法判断自己需要什么。

很弱智的认为，做这个城市的领导相当不幸。没有人会记得他们，也没有人关心他们的GDP翻了几番，这座城市所有的记忆属于大唐，属于秦始皇，属于骊山脚下那座孤零零的神秘陵墓。

旅游车上，导游小姐兰花指一点：“喏，那就是秦始皇陵，看上去也就是个小土包。”

可是太多的东西看上去简单，实际太不简单。小土包在人们眼皮下神秘沉睡两千多年，恁是无人敢碰。

车开过，人们收回目光，潮水般奔向兵马俑坑。作为世界最大的地下皇陵，兵马俑只是其中的九牛一毛，可就这一毛，便是世界八大奇迹。多少秘密，深藏于地底，除了好奇，人们无计可施。

秦始皇终于憋不住，在30米的地下忍不住地窃笑。

文人与虱子

□陈勇

虱子，是令人讨厌之物，但在古代中国，却是文人们津津乐道的东西。

原来在魏晋时期，在文人士大夫中间形成了一种“名士风度”，其具体表现是脏、懒、狂、怪，一言以蔽之，就是不俗。身上肮脏，长了虱子，自然就与一般人不同了。因之，虱子就成了这一时期文人身上的宠物。“竹林七贤”中的嵇康在名文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中颇为沾沾自喜地说他“性复多虱，把搔不已”。

其实，扞虱而谈不仅在魏晋时期是一种令人羡慕的风度，就是到了后来，随着名士风度在文人士大夫中的风行流传，虱子也一直受到文人的青睐。他们要显示自己的不俗，首先就要先声明自己身上有虱子，就仿佛军人们常常不忘让人们注意自己身上的勋章一样。王安石就在好几首诗中渲染过火烧虱子的快乐。

扞虱还被认为是一种享受。金圣叹说过，春天太阳出来时脱掉棉衣，一捉出里面的虱子，“叭”的一声掐死，“不亦快哉”！但这只能是自得其乐而已。若两人对床夜语或促膝而谈，两人身上又都有虱子，边谈边掐虱子，岂不多了一种共同语言？谈兴岂不更浓？所以苏轼才写道：“闻道骑鲸游汉漫，忆尝扞虱话当年。”

不过，我们有理由怀疑魏晋以后的“扞虱”只是为了标榜高雅，其实那些文人的身上并不真有虱子。因为后来大谈“扞虱”的人大多数都是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，且每隔几天就要“休沐”一次，如果真有虱子，皇帝在接见他们时又怎能容忍他们的肮脏？这说明他们是有意以“扞虱”来显示自己的脱俗、高雅。这实际上是一种矫情，而矫情恰恰又是名士风度的一种表现。

到有一年冬天的一个深夜里，他的父亲因喝得烂醉，半夜回家不小心将油灯打翻，等人们将大火扑灭的时候，他的父母已烧得面目全非，人们从水缸的缝隙里将他救了出来。他可能是聋哑的母亲在大火封门之时，把他藏到水缸的附近，救了他一命。这之后，成了孤儿的他，靠吃百家饭挨过了没有双亲的青少年时期。到二十出头，他随村里的几个同伴，不知跑到什么地方闯荡去了。直到建国初期，他突然回到村里，除了人变苍老之外，什么也没有带回。给县里的土改队打了几年杂后，因没有文化，被分配到县食品公司工作，因仍旧嗜酒如命，公司领导只好将他下放到远离县城的我的老家当起屠夫。

三爷酒瘾大，大到不分时间，不顾场所，都能喝几口。一天不吃饭可以，但一餐没有酒不行。没有下酒的菜，几粒花生米，就能将半斤白酒灌进肚子里。有时，酒瘾上来了，甚至在茅厕这个说起来不怎么文雅的地方，也能喝起来。

我记事时，他仍孑然一身，到他晚年的时候，国家已提倡火化安葬，他很风趣地说：“我不用到火葬场火化，恐怕烧得连骨灰都不一定留下，因为我连骨头都是在酒里长出来的。”这是他自认为留给人们最得意的豪言壮语。得知他去世的消息时，我已上大学读大二了。那天老家一个亲戚到学校来看望我时，告诉我在夏天的一个深夜，因电线短路着火，三爷的住所兼办公室的两间平房烧个尽光，他还没来得及酒醒就在大火中被烧死了，真的不用到火葬场就被火化了，那句“不用到火葬场火化”的话，一语成讖，也就成为他人人生终点的咒语。

因为三爷算是我的祖父级乡邻长辈，我不能目无尊长地称呼其为屠夫三爷，因此尊称其为屠圣三爷。

屠圣三爷

□高勤

三爷，是我老家小镇上的名人，在我的记忆里，人们似乎只知道他叫三爷，不仅早将他的名字忘了，连他的姓都忘了。三爷与我既不是同姓，又不是远亲，但我不得不叫他三爷，因为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姓名，见面时，只得叫他三爷，别无选择。

三爷的工作单位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叫食品公司，他是县食品公司派驻老家小镇分设机构食品店负责人。说是负责人，其实食品店的正式职工就他一人。说通俗一点，他的职业就是屠夫，即杀猪的。我记事的时候，他就已年近六十了，但身体却是异常的硬朗，说起话来如同洪钟般响亮，对猪们有绝对的震慑力。

三爷生活的年代物质非常匮乏，说是食品店，除了一周宰杀一头猪外，平时也没有什么事可做。其时，洗衣用的肥皂凭票供应，照明用的煤油凭票供应，点灯用的火柴凭票供应，就连被现代科学证明是糖尿病罪魁祸首之一的红糖白糖，没有票是绝对买不到的。一个有三十多个自然村，四万多人的乡镇（当时叫人民公社），一周才宰杀一头猪销售，供求关系严重失调，普通的老百姓家只能靠自养一些家禽来解决荤菜之忧。但那时正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代，只能偷偷摸摸地自养家禽。可想而知，三爷的屠夫职业在当时是多么地令人羡慕，吸引眼球。要是放在现今，受人追捧的程度，一点也不逊色于公务员。

三爷嗜酒如命，他的酒量也很大，尽管当时已是快六十的人了，但喝起酒来，从不服输，因而醉多醒少。据他的一个平时很少联系的远房亲戚说，他在家是独苗，而且是祖传三代的独苗，家里对他的溺爱程度可想而知。他十多岁时就开始跟他同样嗜酒如命的父亲学喝酒，直

平民的棒棒茶

□张展信

一个地方总要与当地的民俗结合，才会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，临涣古城就是这样的—一个地方，它不仅历史悠久，还孕育出清香的棒棒茶。

古城临涣坐落于濉溪县西南，相传，始建于春秋战国时期。从明代至今，临涣人就保留着饮茶的习俗，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了。

行走在古城临涣的街道，满街的茶馆令人目不暇接，老人坐在古朴的茶馆里，悠然自得。不时，淡淡的清香从茶馆飘过，仿佛让你置身于那久远的明清年间。

来到古城临涣，喝棒棒茶是绕不过去的。棒棒茶一定要加上回龙泉水，才是一壶正宗的棒棒茶。离开了回龙泉水泡的棒棒茶，都不是地道的棒棒茶。也就说棒棒茶来源于临涣，也只属于临涣。

从古到今，安徽就是产茶大省，向来也不缺名茶，什么黄山毛峰、太平猴魁、六安瓜片、祁门红茶等名茶都在中国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当年，中国人就是把这些茶叶销往海外，换回来外国人的真金白银，也把茶叶的清香洒向了世界各地。唯独这棒棒茶，没有漂洋过海赢得名声。只因它需要独有的茶梗和独有的泉水交融在一起，才能产生出清香的味道，这也可能是棒棒茶至今没有大规模开发的重要原因吧！当然，也为临涣棒棒茶保留了古朴的传统茶文化，少了些商业气息，多了些质朴气息。

临涣的棒棒茶天生就具有包容性。喝茶不分男女老幼，地位高低，不像有些茶，天生高贵，包装华丽，眼瞅着达官贵人，走的是上层路线。你喝茶时，茶叶就放在木桌的盘子里，客人喝多少，完全自便。

在临涣古城的大街上，偶尔，碰见一位西装革领的人正在喝茶，那肯定是外地人。因为，临涣接受不了快节奏的文化，悠然自得、生活随意是临涣古城的真实写照。临涣茶馆的座上宾不是农民，就是矿工，大多数为满脸沧桑的老人。他们手拿烟袋，衣服松散，也没有人会在意他们会影响市容，更没有城管来要求他们衣帽整洁、举止优雅。

临涣人喝茶，不像我们会刻意品味茶叶的余香，喝茶已经成为临涣人生活的一部分，茶叶在临涣人嘴里回味，轻轻的融于口中，缓缓的进入心脾，再让茶的余香散发到整个身体，进而激活所有的器官，最终来赶走一天的疲劳。

现在，你要是来到临涣茶馆，他们不会问你吃了没有？而是，问你是否喝茶？假如你是一个游客，千万别以为是喝茶，上来的，可能是清淡的白开水而已。不要误会临涣人不够好客，临涣人把喝水不叫喝水，而叫喝茶。你要是说：“给我上碗茶叶茶”，他们一定会给你上一碗地道的棒棒茶。

如果，你觉得茶的味道还够香气怡人，那就给几毛钱吧！要不怎么说，临涣棒棒茶是咱老百姓自己的茶呢？

